

同時尚論錄卷之二

古吳蔡士順輯

敬陳銓政變通之宜疏

趙南星

職等入部以來見科道官條陳多詆訾司官者而科臣
熊奮渭臺臣李喬崙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
序採望而久任之正與職等之意合然猶未及于司官
之無人也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招選群僕
以分協護之任而後家政克修群僕不備則必有缺若
有人而呼之不應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設
耳其家鮮有不敗者職等不肖荷蒙 皇上以為吏部

此周之所謂冢宰者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涖然沾背矣職自知闡劣不能勝任况外察伊邇當此危亂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為屬以助之而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勲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即代庖亦數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職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省直恒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徧歷四司恒在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

出是以恒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為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荐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職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為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道竭而望三危之露也故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慮其拘于循資之說曰某某在吾前也雖奉旨點用而埋根不進是君命召不俟駕之禮第為資深者而設也其勢必至于起補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

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
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職等不得已而就近推補命下即
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
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
坤黃克念皆寧陵人司汝霖傅作雨皆江陵人而同時
共職南星之所親見也行之此道旬月之內四司俱滿
矣文選郎必管六選而後內轉功郎一年而內轉不必
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 察完而後轉以見為
銓曹者競于職業而淡于榮進也然司官殊難與選尤
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既自求之又為其親戚故

舊求之或非親非故而有所以求之皆求之典選者一
人耳不能盡如多人之意但以一二語譙詬之而杜門
求去矣職等慎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以陞除相
托者一一與職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洒冤抑正職等
之所樂從者如畏勢徇私即行忝處或以任怨招尤即
為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如張鳳翔而舍一賢司官
也司官陞調之事職等所得自行而俗情之蔽錮已深
所謂畏火伴而不畏家長者輒復混瀆 聖明求得嚴
旨亦足以明職等之非不肖矣

再剖良心疏

趙南星

萬曆十七年臣為文選司員外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上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于進及守令之害等事於在位者多所譏切為科臣所忝蒙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為考功司郎中以管察得罪去蒙陛下復起之游至今官向特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為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事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

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陛下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為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為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害，欲獎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為富貴，汨沒皆以干進為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為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行私必與同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

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於匪人，是雖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為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為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為京堂。甫為京堂即欲為巡撫，為鄉貳若絕無抹民之意，可以抹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使貪污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州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為常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而

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為之防乎臣以為防之
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
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
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蝮其脂膏又加之毒
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
歌舞而歸耳謂宜以後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
實而後具奏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聽囑
受賄曲為庇護者即叅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
消矣

力挽干進之習疏

趙南星

臣以老病求去非容一毫虛假也疏屢上
皇上屢留
之臣再有言不過老病二字惟有強出供職耳臣之哀
拙當此事勢艱危人情污險之時如牽罷牛而行荆棘
泥淖之中亦苦極矣不得復有所隱而不言今之士人
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托
為當然以徇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聞有司署選者
每遇朝退三五為輩如牆而遮留之講陞講調講地方
講起用既唯阿矣則又有遮留者恒至噬乾舌敝而後
脫比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連名作書者謂之公

書闖戶盈几應對不暇蟠木而藉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為書切責之以為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然則必欲司官力註之乎臣 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強有力者不貴貴不長長臣以阻抑用賢之故纔一分別是非而惡聲已至區區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不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之不畏強禦良亦難矣臣嘗論之萬曆年間近于以強陵弱此時之人近于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人皆為吏部財能買爵處處俱是傍門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兩淮運判周士顯居官殊多穢德久不齒于士林立論故為放言大得罪于名教去

年鑽陞南兵部主事臣入部之始已塗抹其文憑近日太康知縣李之茂資俸已深既稱母病得陞禮部主事矣俄而悔之托人以百金餽臣仍欲考選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剝民之脂膏以求華膺民安得不因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以耻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也臣乃以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積習不改外察伊邇大貪大酷皆以書帕獲免不肖者受賄而曲庇賢者聞聲而附和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寸補于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

閉之宅墻垣頽辨蔓草滿地徐徐掃除當自門庭始而
慎選守舍之人則杜于進戒徇私是也夫諸人之所口
手而求者大半為其鄉里耳或其同年故舊要之不過
兩京十三省之人臣請發單于司官各與其鄉之在朝
者詳加品隲內而京堂外而兩司可為卿貳者可為腹
邊巡撫者部屬之中可為腹邊司道者可為太守者可
為提學者推官知縣可行取者可吏部者林下可起用
者俱一一言其居家之行誼蒞官之建明各造一冊其
所知他省直之官另為一冊送之于臣旬日之內而四
海之人才盡在目中朝退可以無言公書可以不作仕

途魚捨攘之醜聲吏部免奴僕之賤役臣苦老病不能
吐哺求賢賴此可免龍耳贖司官即為舉主必不漫漫而
已倘所謂濁者清之路昏久得昭明乎是未可知也如
曲從請托不以告臣俸淺而遽躡轉望輕而擬超擢即
行叅處此等事前臣陸光祖饒為之如臣孱劣必得明
旨而後可禁也臣不勝戰慄之至

典銓不能用人疏

趙南星

臣于二月初十日以衰邁求去次日即蒙下聖旨溫留
臣即勉出謝恩視事臣受 皇上之厚恩何敢言去所
以求去者誠見此時中外皆亂而人情邪險雅道幾絕
臣若欲周人情必毀官方况吏部乃 皇上所使貴人
富人處必爭之地者乎今吏部四司惟有主事而無郎
中員外目前之求官者紛至沓來如鄧林鳴蟬不可勝
聽而轉盼即為大計之期是非混淆大費心力文選考
功司郎中豈容久缺豈易勝任臣欲破格用人以救燃
眉之急而自惟望輕不足以服群情不得已于二月二

十日上疏言四司官陞調遠者恐不能至欲就近推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至乃以其一避之即奉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賈怨致被挾私指摘的從公主持毋聽引避欽此臣之疏思之三月而後上良亦苦矣今因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調稽司官乃自知望輕果不足服群情也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朝廷所用為吏部者必以其端方能用人也三事九列皆聽推舉豈其司官十數人而不能自選乎厥後政柄下移陞轉請告者皆引下首所引又未必

得人屢被彈劾而外人遂謂其用頂首之全矣科臣阮大鍼曾與臣書曰吏部有秘密藏陰符經言頂首也臣甚耻之是以入部即上疏言曰司官有缺咨訪于其鄉之京堂科道而以吏科河南道其鄉示大公以免頂首之議非得已也臣為總憲時與鄭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者三俊首舉鄒維璉曰風節學識種種超人臣素信三俊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璉者甚多且見其叅妖道宋明時疏臣益信其賢遂不謀于人而用之今主事吳羽文欲求去曰江西不宜有二人鄒維璉亦求去曰有羽文矣而又聞有促維璉去者曰是不由

咨訪夫一處不妨二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咨訪惟主事至知縣而止耳然則他部之郎中員外無一可吏部者乎有如維璉之賢者徒羨之而以非由咨訪不敢用是郎中員外皆入咨訪而後可也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外又有穆文熙蔣時馨等以尚寶司丞調皆當增入而後可亦不勝其瑣屑矣間一調補庶賢無不舉官無久曠舊制之善者也想舉行之初意在進賢或亦未必先奏聞而後啟事聖旨不以為專擅况既已奏聞而尤欲一一闕白聽其願指乎當此部事急迫司官寥落之時遠而賢者既不

能待近者又不許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安能報聖恩乎夫鄒維璉者臣奉旨酌用者也而不得用又使二臣皆求去此以後寧能復用一人哉臣不知答之調部者一處二人者何以外人無議僚友相安至臣而二臣皆欲引避不敢就列此臣之望輕所致於人何尤但以臣之望輕而使臣下視明旨為不必遵舊制必不可復臣之罪大矣臣本闇淺欲委曲從權以報聖恩今以維璉之事知其必不能矣臣老矣可以去矣如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于進賢退不肖以行其良心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即拔舉之必不敢隨人穿鼻

也至于鄒維璉吳羽文皆賢者不知何故求去意者以
臣老耄不足與有為也抑別有所畏也

邪臣殘忍太甚疏

江東之

臣聞治道去其太甚當權臣勢熖熏灼之時諸臣與之
交往未為濟惡非太甚也臣不敢過求以傷國體至於
殺人以媚之使死者含冤生者共憤上悖 聖主天地
好生之德下陷忠臣義士父母妻子伶仃之苦言之痛
心聞之酸鼻臣所以久鬱不平竊懼下言煩瀆屢思中
止而義不容已不敢不陳于君父之前也頃者 陛下
允臺臣之請起建言之官天下臣民欽誦綸音有感極
而泣下者以為主上有如天之尊不難於誤聽之悔使
困抑之臣復見天日真有道仁聖之君也商之成湯漢

之文帝不得擅其美矣。陛下激發忠義之權示倣於前將以大用於其後諸臣忠君愛國之誠少挫於始猶得大展於其終惟死者不可以復生忠義之魂不及一見。陛下即垂哀矜之念亦無所施人心所以感戴聖恩為益切而追恨邪臣為益深也。大學士張居正十年勤勞不謂無輔理之功但才太高性太拗權太專心太險媚己者立躋要地異己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監察御史劉臺論劾居正其義正辭嚴切中時弊固不出於趙世卿余懋學之下也其忠肝義膽可方古人是亦吳中行鄒元標

之流也。臺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僉都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門生屬官令其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讐家代創誣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夫門生之與座主情有所昵屬官之奉上司勢有所畏臣不屑求其人以罪之。至於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奉旨查勘使其不吐不如少盡憲臣之職。臺亦不至於死也。奈何應昌心同狐媚有玷多冠挾制司馬威逼良善捏報虛賊寧欺罔朝廷不敢抗違居正其齎本承差掌道御史問之輒嗚咽稟曰劉御史初建言被逮罄囊不足以充路費三司當時親見何曾有分毫之贓

今為于御史所誣遼東衆口稱冤如夾打廩膳生員逼其招認送臺銀五百兩買貢廩生二百兩即可援例入監何用五百為也誣臺之賊大都類此宗載復啣江西巡按今故陳世寶曰了此獄政府以巡撫處公遂擬臺遠成臺之家產不足償贖之什一乃誘充軍該死人犯代為完贖以實其罪勢臨利誘督逋悍解以肆其虐凌辱百端苦楚萬狀臺至潯州府身死衣衾棺木俱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長安故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宗載殘忍流毒江西士民切齒其詰責劉臺之語尤闔省寒心臺之父兄可審而證也恭照得僉都御史

王宗載其為馮保之義子自恃居正之私人阿附權勢倚邪黨為秦山之安謀害忠良視人命同草菅之賤法當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誣贓以傾僚友忍於落井而下石枉法以媚要樞乘其烈火而加膏憲臣若此國家奚賴法當以從論者也宗載係臣堂官臣執禮素恭豈敢沽強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之素厚豈肯為薄夫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不知有天子惟知人爵之可要不知人心之先歿殺人可忍將何事不可為是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不暇恤况為歿御史以論生御史臣心竊安之伏乞 陛下察臣愚忠憐劉臺之無

罪勅下吏部諒加恤典將王宗載于應昌亟賜革職勅
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路措謀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
抵罪所憐者一命之寃所逼者將來無窮之虐所正者
二臣之罪所愧者天下後世為臣趨勢之心庶幾寃抑
得伸神人之公憤以雪幽隱畢達聖德之明斷益彰矣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疏

阮子孝

臣待罪留垣近接邸報恭聞 皇上洞燭遺姦昭察隱
惡起忠良於眈戍之中復言官於降調之後蓋不啻如
雷霆之撼擊而罔敢越志如日月之照臨而無或遁情
萬年太平之治身親見之矣臣欽承明旨何敢追言往
事乃其間猶有欺君誤國公道難容諸臣論列所未盡
言而 皇上雄斷猶未處分者臣其容以無言乎竊惟
我國家設科取士專用經術所以搜羅豪俊以弘施化
理者端在於是豈為權勢子孫計哉又豈為小人阿附
權勢以圖進身計哉二百餘年惟此一節最為公道而

名卿頊輔皆繇此出蓋斌斌稱威矣先是嘉靖年間有大學士翟鸞執政其子翟汝諫汝孝皆得中式當時言官糾論有一鸞當道雙鳳齊飛之語世宗皇帝超然頓悟並皆黜革不敘遐想此時公道尚昭昭未泯乃今則有大謬不然者蓋緣故太師張居正秉政十餘年值皇上冲年擅作威福而伊親吏部侍郎王篆又以邪媚小人為之鷹犬附己者雖甚不肖必居顯榮忤己者雖極忠賢悉蒙擯棄是居正與篆之喜怒即天下榮辱之所關也縉紳之士違衆特立砥柱中流者固多而蟻聚蠅營醜顏阿附以求媚居正之心者良亦不少如張居

正男張嗣修懋修敬修俱膏粱子弟不識一丁者也敬修中癸酉鄉試則巡按御史舒鰲所取居正許以京堂後被御史劉臺列之疏中其事竟寢嗣修中丙子順天鄉試連中會試及廷試則託徐爵密通馮保中一甲第二名懋修己卯鄉試則巡按御史郭思極所取其外簾本房係原任常德府知府曹慎也懋修墨卷止完二篇郭思極得之以為奇貨即置之袖中會試墨卷俱在外倩做臨時傳遞廷試題係居正所擬先示懋修亦倩人條對然後赴試遂中第一甲一名敬修亦中二甲末幾郭思極陞京堂曹慎等俱擢提學居正寵僕尤七又對

人言我家已有狀元榜眼後來還有探花此雖出自小人之口安知非居正家庭之常談乎故壬午鄉試有幼男隨居正在京尚未進學湖廣撫按官不知居正病危差人接回原籍科舉行至德州而居正不起始差人趕回不然則今科探花又歸張氏矣王篆在南京操江時伊掌院莫敢忤者後歷轉吏部招權納賄欺天周人無所不至迨居正病故乃重賄馮保結交甚厚以大張氣焰其子監生王之鼎生員王之衡文理原未甚通京中縉紳奔走門下者預取坊間時文代為筆削假作王之鼎等窻稿大加圈點刊行中外以示可中且令人勿疑

及王之鼎由京師赴試應天南京大小官員間有差人赴淮安或徐州地方迎接者有親自出郭迎謁者此進都門即館於原任禮部劉尚書之宅下程龔送其門如市及場中編號又查各府州縣生員禮記有名者與之連號代做臣自上年八月終赴任留都尚未揭曉都城士民紛紛藉藉皆云王之鼎已中了臣始不信及出榜果中一十五名已而相會士夫又云王之衡今科決中無疑臣亦不信及閱湖廣試錄果中二十一各始信黨緣有自而人言之果不虛也夫居正挾皇上威令以予奪天下而伊男三人相繼擢巍科王篆假居正權勢

以攝服天下而伊呂二人並得中鄉試是居正與篆但知為身後子孫計而不復知為陛下計也奸邪小人但知有居正與篆而不復知有陛下也使國家大公之典為權姦私已之圖祖宗求賢之科為小人壟斷之局蔑視君父紊亂朝政莫此為甚中外臣民所公惡天地神人所共憤也 陛下獨未之思乎竊恐此風一倡人皆效尤為宰卿者必使子弟人人登第而後其心始安否則為缺情互相欺蔽習以成風則賢才何繇而得治道何繇而興其國家盛治之靈誠非渺小此臣所以日夜惶惶拊心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軫念求

賢重務大彰國法比照翟鸞事例張懋修張嗣修張敬修王之鼎王之衡槩行罷黜不敘以為權奸公行欺罔者之戒仍將郭思極曹慎等查明一併重處以為小人附勢干進者之戒及通行兩京十三省已後鄉會考官監臨執事等官各宜矢心奉公期得真才毋許仍前附勢徇私違者容臣等據實叅奏庶姦邪屏跡公道復明賢才可得而治道日登之理矣

特薦輔臣以贊聖治疏

呂坤

訪得原任大學士王家屏兩間正氣崢嶸一段忠心藹藹立朝大節當與日月爭光輔世弘猷可使乾坤交泰一自乞身之後不忘憂國之心臣以為軒轅六相虞帝五人貳公弘化之地尚未盈員一德咸有之臣豈宜在野至其去國心迹臣請得而備言之先是 皇長子當冊之際係 皇上欽定之年科臣仰遵成命及時請行皇上偶震天威盡加斥逐中外臣民皆有廢長立少之疑惟時家屏亦以為疑而臣獨不疑也臣寄家屏書曰無激 皇上皇上聖明廢長立少斷斷乎其不為也其

可信者有十、天生萬物皆先長而後幼、譬之於樹中枝其嫡子、旁枝其庶子也、中枝未樹不可無中心、將扶高大之老枝乎、抑扶續發之新枝乎、皇上觀於萬物之理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一自有國以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三代明王未之有改也、改三代明王繼立之常經於理為悖、皇上考於哲王之事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二高皇帝大建藩封、懿文太子長子也、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燕王、燕王齒居第四、懿文殂、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欲立燕王當置秦晉於何地、太祖無以為辭、遂止、夫以成祖聖明、遠過秦晉而

高皇帝創業得以自專、竟不敢違、歷代帝王立長之義、皇上孝先法祖、乃敢違、高皇帝之成法乎、其必不廢長也、三昔周景王欲廢庶長子猛而立庶幼子朝、致有毛伯之難、魯惠公廢庶長子息而立庶幼子允、致有子翬之變、魯莊公廢庶長子開而立庶幼子班、致有圍人犖卜齧之禍、齊桓公廢庶長子無虧而立庶幼子昭、致五公子相殺而啟十年諸侯之釁、晉獻公惡庶長子重耳而立庶幼子卓子致、二十年干戈之患、衛莊公惡庶長子完而寵庶幼子州吁、致有亡人宰醜之怨、春秋以來不可勝數、皇上博觀前言、往行、何肯樂禍貪災、其

必不廢長也四人君紀綱名分與海內臣民共之親郡
王將軍中尉等宗室公侯伯指揮千百戶等官天下奚
啻數十萬非立嫡則立長卑幼不得奸焉此國家定制
也 皇上廢長立幼親郡王以下皆欲廢長立幼封襲
疏上該部議覆從之則天下相爭無已時不從則天子
作法為口實 皇上者天下王侯之式樣也式樣一差
四海效尤朝廷何以禁之其必不廢長也五昔宋太宗
立真宗為太子謁廟還宮都下軍民數十萬踴躍歡呼
皇長子者天下臣民所仰望者也萬一棄而不立無論
天下兆民互生異議即滿京文武百官數十萬大小軍

民未必肯服 皇上知中外人心久矣其必不廢長也
六無論中外人心即兩宮聖母欲立長乎立少乎九廟
神靈欲立長乎立少乎 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傷聖母
之心拂列祖之意其何以視萬方 皇上何等聖明而
肯為此哉其必不廢長也七坤闡道路之言 皇上每
見長子聰明便生歡喜國有長君乃社稷蒼生之福生
而明睿又國家永命之基 皇上有幾子寧不知其孰
壯孰弱孰賢孰否乎其必不廢長也八皇貴妃每勸立
長雖古賢妃何以加焉此皆明於天命察於人心洞觀
禍福之機熟知安危之計者如此忠言 皇上豈有不

從之理乎其必不廢長也九 皇上言極堅定事不更
張坤歷官中外二十年未嘗聞聖主失一言之信數年
以來立長綸音無慮數十下矣載之史書刊之邸報兩
京十三省九夷八蠻千萬億兆人民莫不耳聞目覩而
一旦更之後有詔書其誰敢信夫使臣不不信朝廷非
社稷無疆之福其必不廢長也十蓋 皇上至誠真實
之心不信於臣下已自難堪而科道忠直懇切之語又
激於宸衷安得不怒雷霆震擊斥逐言官而天下仁慈
久當寬宥坤何以知之昔者朱鴻謨趙世卿等以忠直
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顧憲成黃道瞻等以忠直得

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曾乾亨董基譚希思等以忠直
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聖主堯舜之心乾坤之度何
嘗以一言一事深罪言官竟成棄擲哉古人云明主愛
惜人才自為社稷計 皇上不輕社稷何肯不愛仁賢
徐俟天顏自霽耳大抵臣子之於君父迫切慙直徒足
以甚其嚴威委曲和平乃所以成其盛德閣下大臣
聖主所重倘積誠感動自無不回之天惟無激幸甚彼
復書云家屏侍 皇上左右積有歲年知 皇上深
皇上聖天子也家屏何敢疑其立少惟是皇長子春秋
向盛及今不早教諭何繇端蒙養之功諸諫官進勸甚

忠乃今貶謫過嚴誠恐傷虛之量家屏忝列輔臣臣既不能匡救聖明又不能保全忠直義當引退若過激之罪家屏不敢辭倘 聖恩浩蕩薄譴而賜之還家屏不敢一日忘內省其何敢一日忘聖恩臣與家屏往復之言如此臣以是知家屏忠貞天植獻納成聖主之明禮義自閑進退得大臣之體伏惟 皇上特起止園列之殿閣俾與二三輔臣同心佐政太平事業指日可興矣

乞斥輔臣回籍守制疏

鄒元標

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乞 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草茅幸蒙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血誠冒干天聽不敢叟叟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數日被冠裳無異禽彘敢身冒斧鉞披瀝為 皇上陳之臣聞天之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

也為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所做係也必置身于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以今觀居正於父也憑棺淚莫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其身而正人耶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著者

一曰進賢未廣詩云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在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它郡邑臣鄉先時每科聯登科甲者數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

決之先歲者足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
其道亡繇也三日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莽賤士農工
商賈皆得竭知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
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于彤庭投忠肝于玉陛
者未之見也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
當世不先稟命則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
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覩黃河汎濫
漂沒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駕蒿為巢啜水為殮
目及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彼旱魃為災可知矣
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干大

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方者衆矣
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
吏阻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
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且以居正
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
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况在事
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
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
補哉臣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
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

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古昔之碩輔宰相，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事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冒喪

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糜爵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糜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天下稍有不從，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吾未見上下交相疑懼而禍不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留此位，彰彰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玩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辦非常之事。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今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知信是也。失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

人今有人于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者此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傷人之謗議卹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為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常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嘆切齒含忿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皇上大婚

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己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而不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猶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者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為曠職臣覩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為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

謂公論倒弛一至于斯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真為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誠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為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又不常矣邈其原士楚先之楚也身服豸繡心同犬羊天下嗷嗷于楚臣切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矣臣忠悃如此伏乞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萬矣

謹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疏

鄒元標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
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
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踴躍遲回者
以此本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為憲
臣議開學之壇國家恐啟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
愛惜精神以東林為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
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
云本分之外不如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
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

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
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
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
湛湛清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
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
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觸目如
林梵唄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礙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
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逖
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

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
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
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
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
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箒者六年
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
未嘗隕志所籍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
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
當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
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

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
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
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
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
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
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
無意趣惡聞講學者寔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
人臣勛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
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
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
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
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
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日鞭
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嘷
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
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為順則之民足矣願 陛下經
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國家
幸甚臣愚幸甚

正人難得公論易淆疏

魏允貞

職近接邸報見吏部以拾遺覆議奉旨回話又以回話奉旨罰俸降級有差職愚不知考功何大罪而陛下怒之甚也夫吏部以黜陟為職賢者議留不肖者議去固不當任一己之私心尤不當徇他人之喜怒自閤臣藉柄而為吏部者專伺意向以行黜陟意所予即不賢不得議去意所不予即賢不得議留無論尚書失職司官亦鮮有勝任者今歲六年考察幸值正人在事公論大明疏上榜出中外忻忻以為黜幽盛典近年未有奸貪者無漏網忠直者無覆盆中間如吏部員外呂胤昌

則尚書龔甥也都給事中王三餘則考功南星姻家也
上林署丞趙志淑則大學士志臯弟也都給事中胡汝
寧則為大學士錫爵疏論高桂諸人者也翰林簡討王
肯堂則勸答饒伸諸人者也御史樊玉衡則大學士位
所囑吏部毋外轉者也職愚以為吏部不私其親以奉
陛下之法閣臣亦安敢庇其私以撓吏部之法庶幾乎
太平可望焉而今則大謬不然者考察無幾而言官之
疏上矣又無幾而專權結黨之旨下矣又無幾而罰俸
降級之旨下矣豈出陛下意哉外議嘖嘖咸謂考功黜
閣臣之私人閣臣怨吏部之處其私人嗾使言官代為

報復兩次擬旨皆有所因夫忿己之失權而謂人之專
權獲己之黨與而謂人之結黨職愚不知閣臣何顛倒
至此也而其為治體損甚矣假令吏部之權盡奪閣臣
之情盡得授於吏部喜即留不必賢怒即去不必不賢
是居正不死 不去而王國光楊巍復用也且職亦
嘗面詰錫爵矣一則曰聖怒不測二則曰聖意難回職
固知非陛下意也以志淑汝寧肯堂輩皆閣臣之親也
效力於閣臣非效力於陛下者也陛下何私焉夫使數
臣者去而人惜之閣臣猶有辭也今去而不惜且稱快
焉而反罪吏部職益不知所謂也今歲拾遺若李尚思

徐一橫盧維禎劉希孟皆向為吏部而不得罪者博富
貴於眼前敗身名於日後如之何而可也至如王教鄒
觀光趙南星皆近為吏部而得罪者其身則享大名其
才俱未一展又如之何而可也繼自今為吏部者將為
尚思諸人乎恐不便於國將為南星諸人乎恐不便於
身吾恐聖明亦未有所以訓迪之矣職愚區區非為南
星惜者誠恐吏部各官以此為戒即有南星其人亦不
敢為南星事矣為公論惜為陛下官人之法惜耳職納
言之官職掌封駁所知所聞如此冒昧陳於陛下之前
閣臣怒職與否職亦不暇計矣伏乞收回成命仍復南

星原職將來事業必有可觀又乞勅諭閣臣各平心易
慮棄小嫌崇大功則道治幸甚國家幸甚

忠言被黜人心動搖疏

張棟

臣等待罪掖庭幸事 明主日食大官愧無寸效茲當
泰序方新適萬邦述職之會天下人心咸欲快覩於今
日者無如 皇子出閣講學一事臣等念切宗祊共傾
葵藿特為此請雖事屬禮垣則李獻可為之首而臣等
同官無一人不同此心者雖臣等屬為言官則言之自
臣等而中外臣工鱗集闕下又無一人不同此心者忽
奉 聖旨冊立已有旨了這廝每又假預教輒來煩激
且本內弘治錯寫弘洪顯是逞臆瀆擾侮戲君上好生
可惡為首的姑著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六箇

戶吏部知道欽此一時人心相顧錯愕若聞雷霆驚壓
欲死夫 皇上以神明在宥持虛受之懷弘聽納之量
二十年來間有一二誤觸聖怒致被譴責者非言之無
當必言之過激者也此在天下可以諒聖心而聖心亦
可以自白於天下若今日之黜李獻可人皆莫知其繇
矣庶民之家有一愛子當恐教之不早無以端蒙養而
儲聖功豈過慮哉為承家計也况國家之大二祖八宗
聖聖相傳億萬年無疆之統屬於皇長子一身其關係
之重為何如者古人慎胎教凡以教子貴預耳皇長子
今年十有一歲已過小學之期及今就師傅親詩書猶

嫌於晚失此不學日月逝矣此其關係之急又當何如
者臣等乘時進言非無當也而仰承 聖旨未請冊立
先請預教又非過激也 皇上愛子一念出於天性臣
等言及至此宜渙然相悅以解而半字之訛何以遽觸
聖怒且尋常章奏亦或小有過差皆蒙聖度寬容而獨
於冊立輒稱煩激更以小失坐之大罪臣等愚昧不識
皇上何心矣即李獻可一人之黜何足道哉雖因此而
盡黜臣等臣等固所甘心不敢怨也惟是皇子出閣講
學寔係天下人心朝夕仰望 皇上之可以對天下而
慰人心者無逾此事臣等之可以效愚忠而事明主者

亦無逾此事臣等誠不忍戀一己之祿位而坐視人心之動搖以負 皇上二十年養養之恩矣天威方赫斧鉞在前臣等亦人耳豈其不知避諱顧赤肝在胸熱血未冷事關國本謂當垂涕泣而道之初非循習故事為一李獻可請宥而已也幸而此點真誠足以挽回聖意特出內旨舉行盛典使四方之傳聞遐聽者共慰其快覩之心則黜一李獻可固無足惜并臣等三十餘人而盡黜焉亦無足惜脫或聖意必不可回是臣等之真誠不足以動 皇上也臣等之所以事 皇上必有所失也願與李獻可同黜以去臣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三王并封關係宗社安危甚大疏 朱維京

臣以一介草茅荷蒙聖恩錄用尸素有年媿無以報連年竊見舉朝縉紳之譚道路軍民之祝與四海九州喁喁之望惟在卓建元良一事而在廷之臣批鱗苦爭亦不知其幾臣彼時即欲冒昧一言願以 皇上英特高出千古必不肯變易祖宗之成法且閣部大臣必能宛曲回天以濟大事臣又見聖諭有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行之旨以此不敢出位妄言日惟翹跂青陽之至以快睹清朝之盛舉而已頃者閣部該科至期遵前旨上請未報忽於本月二十六日接得聖諭朕所生三皇

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
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
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來年有嫡立嫡無
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讀之不勝駭
愕竊思此一舉也社稷安危所關王德隆汙所係萬世
貽謀一時伏機俱在於此此而不言則為欺君為誤國
今閣臣已奉諭擬勅矣部臣亦逡巡奉行矣臣安敢避
位卑言高之罪而不為 皇上一陳之臣聞信者國之
大寶故語云敬事而信又云信如四時匹夫自好且不
肯使不信於人况堂堂天子之尊赫赫綸綍之重而可

不信於天下後世乎往者聖諭有二十一年冊立之旨
今忽改而為分封之詔夫分封冊立二事也皇子諸王
異等也諸臣所請者冊立之前旨而 皇上所頒者分
封之新令是 皇上悖前旨而更新令臣民仰望之心
謂何人主大信之道謂何夫剪桐何事而史佚以為天
子無戲言矧大號久頒臣民胥仰豈戲言而可悖之傳
之海內書之史冊天下後世以皇上為何如主耶故臣
願 皇上之示大信於天下也臣又惟本朝家法最為
嚴肅二百年以來聖子神孫守而勿失雖有超世之材
曠古之見亦不敢分毫逾者此我朝之盛德神功度越

千古良有以也聖諭謂立嫡為祖訓誠然臣聞立嗣之道以嫡以長此不但我朝祖訓為然唐虞三代以來有祖宗以來寔無此制臣萬萬不敢以為然也臣歷考本朝宣宗之立則以洪熙元年英宗之立則以宣德二年憲宗之立則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則以成化十一年皆近不過三四齡遠不過四五齡而即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列宗曾不少待以稽盛典此祖宗創業垂統深謀遠慮正聖子祖孫萬世所當取法者即皇上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芳規具在

皇上何不取而證之也且大聖人作為萬代瞻仰後世則法祖宗朝無少遲以待嫡嗣之典而獨自皇上發之則後世子孫將藉以為口寔其流之敝殆有不可勝言者臣竊為皇上慮之也臣又私料三王並封之意或皇上有鑒於世宗皇祖末年之事殊不知世宗皇帝未嘗不舉冊立之典查得嘉靖十八年世宗手勅冊立東宮太子並封二王同在一日冊文儀記載在國史班班可考至於末年盛典久稽乃當時大臣不能引君於道至今縉紳譚之猶為扼腕豈世宗初年之意乎夫虛儲位而封二王考之祖訓則無定文稽之累朝又無

成憲誠恐九廟在天之靈萬世如椽之筆當有不安於
皇上之此舉者矣臣又請為 皇上極言之語云禮莫
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以聖人為政必先正名者誠有
見於禮樂刑法之所攸關而後世忠臣義士捐生冒險
以爭區區名號一二字之間者亦以三綱五常非名不
立百官萬姓非名不治奇禍隱憂非名不弭今也分封
之典三王並舉則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
無章府僚庶寮同而無辨震位為之久虛主尊懸於莫
屬名分不正猜望愈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種種在此
皇上雖日置百喙以家論戶曉豈亦能解臣民之惑息

道路之疑乎臣又聞人臣事君將順其美 皇上念及
中宮嫡嗣之未舉此其用意良厚臣敢不將順顧以將
來預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臣恐中宮聞之亦有大
不安於衷者矣故臣願 皇上之遵祖制以光聖德也
然臣因是而不能不責備於今之元輔焉古云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大學士王錫爵夙以忠義
自負 皇上亦以心膂寄之此其自待豈後於古之大
臣邇者千里而來海內延頸而望以為必能收遇菴之
功定安漢之策也乃者 皇上雖有分封之意猶不遽
行而以手札諮之錫爵為錫爵者即不能如李沆之引

燭焚詔獨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反覆披陳至再至
三必求轉移聖意而後已如其不然則王家屏之高踪
尚在 皇上優禮大臣必無韓瓊來濟之辱也奈何智
不出此噤無一語即欲如旨擬勅若吏書之承行惟恐
後者絕裾而行兼程而至所為若此難以厭中外之人
心矣昔宋王旦賢相也因不諫天書一事史臣至此之
馮道大臣之不可無風節也如此嗟嗟楊素李勣千古
罪人彼其初心亦豈不知有公議惟其容悅患失之心
勝是以不能自持臣方以古大臣望錫爵豈忍比之至
此然旦素勣人品雖殊念頭不遠亦不可不以為鑒也

伏望 皇上深維國家根本之計恪遵列聖立長之規
大渙綸音收回成命照十六年前旨舉行冊立大典如
或以皇次子三子亦當分封請查照嘉靖十八年事例
與冊立元子一並舉行則九廟之神靈以妥四海之延
望以紿而萬世瞻仰聖德日月之更四時之信豈漢唐
以來之英君誼辟所敢望萬一哉臣一念愚忠干冒天
威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張養蒙

臣竊聞慈父不過怒其子仁君不過怒其臣近該刑部尚書蕭大亨等因御史曹學程久繫抱病疏請早賜矜釋滿朝臣子企仰 皇上泣罪解網在此一舉不意聖怒愈甚徑置重辟莫不相顧駭愕變色失聲臣等伏念皇上臨御以來寬仁大度人有不及常以情恕即有觸忤概荷優容乃御史曹學程何獨不幸致干天怒如此在學程不識事機未合聖意躁妄之罪臣等即百口亦不能為之解若謂其抗違避難臣等則諒其萬萬不敢也蓋人臣食君之祿此身毛髮莫非君有水火可赴誰

敢規避惟是學程當時止泛論科臣東封事耳未嘗奉
差巧脫似與避難者殊科未嘗遇變偷生似與失節異
異狀以此加罪固律例所不載者罪人於律例之外恐
言路人人自阻朝臣人人自危矣且昨 皇上於會審
應決重犯尚爾暫免行刑市井歡呼生同再世矧侍從
耳目之臣一言不當遽忍以大辟坐之乎臣等非為學
程惜為聖政惜也非敢拂明旨為聖德惜也倘 皇上
偶以一時之怒法紀失乎臣等遂以緘默之故匡救失
職于私計便矣如公議何伏乞 皇上霽雷霆之威弘
天地之量慨易成命俯從宥原或重加譴罰以警其後
庶言官各圖捐軀之報而聖德益增轉圜之美矣臣等
不勝哀懇俟命之至

聞命惕哀自慚獨免疏

顧憲成

頃者皇上覽科臣劉道隆疏切責吏部專權結黨隨奉旨回話。皇上將該司郎中趙南星降調外任。一時聞者洶洶相與求其故而不得。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有惶悚而已。竊念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於議留虞淳熙。楊于廷二臣。臣等亦以為誼出憐才。嘗從吏之。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頹風。以報皇上。而竟不免於罪。况臣等自揣才識不逮。

南星遠甚其迂戇椎魯又或過焉若復覩顏在列將來
招譽速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矣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
去臣等與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用是不避煩瑣仰瀆
宸聽伏惟 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
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
被察諸人之心臣愚幸甚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
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臣愚亦幸甚臣等
曷勝惶悚待命之至

國本已定復搖疏

錢一本

臣接邸報見冊立元儲之事既有着改於二十一年行
之旨又有再來煩擾的定改於二十二三年之旨臣一
見之不勝駭愕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為戲如
此者亦未有王言之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反覆不一
如此者夫匹夫無信不能自立矧在萬乘率斯言也周
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臣竊為 陛下危之然知聖心
蔽昧已甚臣即危言何能以動聖聽請以明白無疑之
義理敬為 陛下一解其惑夫父子至性長幼有序明
旨非不昭如日星然民間士庶人之家凡善教其子者

在五六歲已令從師讀書今皇元子年長十齡猶不使之出閣講學而僅使刑餘以傳其字是陛下之愛子不如民間士庶人之愛子號為至親者弗如是也皇元子之母妃而弟之母貴弟之母加於兄之母之上弟有不挾其母之貴以加於兄之上乎號為有序者弗如是也故冊立之章一日不蚤定陛下以為至親九廟神靈天下萬世之人心終疑其不親陛下為以有序九廟神靈天下萬世之人心終疑其無序夫使列聖疑於上群情疑於下而陛下獨自信其親獨自信其序若可以假烈祖而無愧對天下而不怍施諸後世而斷然

成其王者之大信者無他不過欲效我世宗肅皇帝之所為耳臣以世皇雖壽不過享國四十有五年何如文王受命中身亦享國五十年何如商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又何如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舜三十徵庸三十即位在位五十年二帝與賢先期異位三王傳子冊立教諭尤無不豫而且蚤享國享年皆過我世皇世皇之足法甚多不在冊立一事且世皇曷嘗不預冊我皇考穆皇帝也事在嘉靖十有八年二月陛下不聞乎即使如期冊立皇元子視世皇已過二年顧可再遲耶矧今事體又萬萬與世皇時

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為援立其子之計。此世皇時之所無也。凡子必依于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貴賤懸殊，體統迥異。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更何以處此世皇時之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潛龍邸第，今日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母又覬子之位而日夜樹功。此世皇時之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信於皇貴妃，前皇貴妃執此為信，以要陛下。如其無此事也，則可如傳聞之言，或有影響及今不

為斷制，蠱惑日深，一日剛斷，日餒，一日事體日難，一日此世皇時之所無也。陛下奈何法世皇所無之事耶。前者傳播聖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由今觀之，此非陛下預設機阱以禦天下言者之智乎。推陛下之意，將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為不知，以冀其遲延屆期。有一人言及，即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着改遲一年。明年屆期，而又有二人言及，復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定又改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得依違遷就，委曲遲延，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為陛下之禦人至

巧而為謀則甚拙也何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之視聽而何能以欺天下萬世之人心臣請陛下速行收拾此等機心前之以二帝二王為法近之即以我世皇為法仍如前旨斷以來春舉行冊立則父慈子孝兄弟恭和氣克盈於四海歷年遠駕於三王皇元子千秋我皇上萬萬斯年雖堯年之一百二十舜年之一百有十未足與皇上方軌也臣於論相之疏已備深恐陛下尚未洞然開悟敢直陳其明白無疑之義理以俟聖明採擇又如此臣曷勝隕越待命之至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史孟麟

臣惟冊立大典貴協輿情羣言僉同即為至論自正月二十六日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於義誠思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歸條為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一夜之觀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祖宗家法而為後世慮深遠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令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

為玉輕國本紊名分壞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子為皇太子第二子為裕王即皇考第三子為景王是皇考非以元子為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 皇祖蓋立太子於初年非晚年而猶不立也是豈可為待嫡封王者例乎問曰然則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

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 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曰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

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重統緒故長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至於朝廷則不然天子為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為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即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封之例其遵祖訓耶非耶無乃非祖宗憂天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

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胤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胙之土俾稱藩臣今皇上繼體者元子也不可爵其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皇上所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如此則元輔所擬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或可權以行之而奈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皇上所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皇上有子則已子為嫡庶子為庶無子

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拜而後子乃為太子耶
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冊所著指為厲
階奈何以漢宋一二偶為之事為國朝創一家法貽後
世利幼抱養之釁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 皇上曷為
而權宜元輔曷為而曲引廷臣曷為而固諍 皇上曰
被誣元輔曰蒙諛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 皇
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為
皇上一身非為元子一王非為輔臣一旨誠恐作法自
今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
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為賜書

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如閻
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睥睨儲位
如魏王泰之伺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構獄株連危
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
其倉猝援立所原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
小窺伺耳屬於垣樹功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
於此誰任其咎試使 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
元輔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
也乎哉而觸忌諱甘斧鑕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

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立時中宮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母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兩儲宮闈中自有家法 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宗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 皇上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為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

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宮為解以封王為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冊立之期壞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悖正名緩教諭之義啟振蕩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而犯屈建逐兔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廷臣不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

骨而仁宗立英宗為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
行不使宮人與知願 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
寇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
甚

宗藩事重直陳行勘始末仍祈罷斥以謝人言疏

郭正域

今年二月間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至
臣寓邸謂臣曰楚府儀賓袁煥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
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煥等苦告不去臣應
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愿與聞又月餘
而臣始奉旨署部事楚王來奏華越矣奉 聖旨覽王
奏惡宗罪狀多端該部院叅看來說欽此值四月初一
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一貫問臣楚事臣應之
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司未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

問時三輔臣皆然臨別時一貫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訴寃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日而通政司票取華越赴司改換月日以疏上聞候旨未下華越投揭臣部大畧謂邀截寔封廣行賄賂等情臣當批儀司案候又思祖宗之法宗室無久住京師之理時華越已住一月矣臣隨上疏請旨處分早令越去奉

聖旨華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群黨輒叅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叅看來說欽此臣以為事情重大自當行勘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懇阻

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體訪而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偏徇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朦朧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一貫冷笑而向臣曰科道斷不言也臣之請勘蓋部中事體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也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也不勘則楚王之跡不明不勘則各宗之罪不定今一貫先時于王疏則以為當勘而今于各宗之疏則以為不當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行勘在部中聽斷在地方處分在皇上臣何與之有焉既而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你們既已會同叅看着行與該撫按從公悉心勘問明白具

奏欽此臣行文間楚王令校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百兩囑臣曲庇許臣萬金臣以書復之曰貴府事但奉國法而行尊貺毫不敢領也屏其來人不許再見當時即欲發覺緣楚事正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恐涉好名有傷雅道又數月而湖廣撫按會勘疏至矣奉 聖旨這事情關係重大禮部還會同都察院看議來說欽此不數日楚王辯疏又至矣奉 聖旨覽王奏辯事情與前撫按勘報尚有異同還着九卿科道從公看議來說欽此諸臣之見大畧責成撫按者俱多計各議單不下萬言例該即日上奏不敢稽緩遂不能一一抄騰上煩

御覽臣部中謹括大旨而已隨將各單用印鈐記次日仍令該司抄騰數本分送閣部其事之始末如此臣今將華越原揭楚王禮帖上呈御覽夫沈子木之匿疏也則謂一貫主之也不知一貫何意也既一貫力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竊以為事無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于天子聽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為行止臣不意 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 皇上也以上諸語臣可與一貫面質何敢欺誑 皇上試謂此等大 事當匿乎不當匿乎當勘乎不當勘乎誰敢于二三千

里之外冒昧擔當乎蓋自臣不受一貫之命必知有今日矣今聞御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楚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語疑臣不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而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 皇上試問撫按併在事司道府縣諸臣有一字相聞豈能為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品各有良心不可以頤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足服人又每事過持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謚與奪人之謚皆不過為 皇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矣臣一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榮矣伏

乞 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激之至其楚王禮畢華越原揭臣不敢改易抄謄謹封原紙呈上御覽

遵明旨看議類奏懇嚴謚典以重公評疏

郭正域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謚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三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謚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予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摘舉缺謚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丙有合于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于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羣議上請奉旨着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謚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與之典欽遵臣惟議謚最難而議謚于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謚易今日補謚難得謚榮也而補謚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于嚴當日不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謚辱也而奪謚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于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參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証以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

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溢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謚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俛仰時辛人議其庸而未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矩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蹟

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太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經幃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遐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謚當補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畱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

人不應謚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謚故謚重自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于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于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伎怨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裁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論自負才略頗有時望然節制蘇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委

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揮畫諾而已嘉靖二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詞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歎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卽時斬決鍊子襄戍極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于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發言則請降諭問本部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留為永安必復該衛軍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為難辭欲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

大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卽大同亦為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諉其責于鎮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後為功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濫叨世蔭後論復以尚書出制薊遼獻家藏紫青仙人白玉蟾真蹟逢迎取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謚恭肅光昇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逢迎主于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鍊上讀之為感動太息留

中數月餘會 上有疾煩懣詔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
追究光昇遂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聖意淵矣後瑞
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謚忠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
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謚文安阿附權相搏擊
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掌吏部事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貳府翰衙
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凡劾去大臣之賢者十人

如葛守禮之類

呂本考察廷臣分為三等以吳鵬許論

趙文華嚴世蕃董份等為一等留用鄔
懋卿楊順等為二等亦留用葛
守禮等為三等罷去原疏具存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

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
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
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繇是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
慮有他故欲鉏排異已以懾衆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
借以行其私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
屏去無遺公論為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
應奪謚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謚文恪一生滄阿澠忍之狀
言之令人羞澀晉掌邦禮脂韋卑鄙略無大臣風致如
陳災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已上詳載各

官書冊應奪謚

溢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謚簡肅張居正奪情時瓚方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栢鄙之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然卽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謚謚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義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旣出文定遂將前鋒破攻南昌濠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動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烟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

乃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
官書冊、應補謚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
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悌正色却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
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
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官錦、諸
御史艷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
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悌拂衣避、炎
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
也、隆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

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
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自少攻苦、茹淡、嘗大書座右、咬
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遺、並絕、為監察
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冤濫、懲貪墨、摧
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
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為僉都御史、穆卒、榮
為志其墓、人以為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
氣雄敏、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凜如一日、
其歿也、至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衾、已上詳載吾學

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攜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撻人至死者告府孔臨行欲訐繼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職復啓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菱藕曆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

使貪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一符下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惡出于天性然得改過卽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智少貧掃樹葉讀書二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詔陳言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官不報會御史楊鼎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

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正論神色自若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候精于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于色必據寶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

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象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類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帝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為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撫江
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何止數十
萬衆晉位冢宰以用賢報國為任門無私謁權貴請托
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歸田後至無室可棲人稱其
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
補謚

恭進四勿箴疏
臣性戇愚筮仕縣令時厭薄時套不肯詭隨人常以病
請休致於撫按不准既而叨轉京官回籍臣意在恬退
矣臣父迫之使就職臣思人不仕則已仕則當匡正其
君臣到京閱歲餘僅朝見于皇上者三此外惟見經
年火動常日體軟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輟而不講
臣以是知皇上之恙醫術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
之四箴可以療病請敬陳之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
氣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
則損肝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將無醉也夫何醲

惟于仁於人

味是耽晝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酣之後持刀舞劍
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以皇上妃嬪在側宜
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開驕門寵鄭妃而冊封
徧加即王妃有育皇家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則溺愛鄭
妃而惟言是從儲位應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戀色者
也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儉德也夫何取銀兩
動至幾十萬索潞紬動至幾千疋略不知節甚則拷索
宦官得銀則喜無銀則怒而加杖如張鯨以賄通而見
用給事中李沂之言為不誣若使無賄皇上何痛絕
忠良而優容讒佞况沂之瘡痍未平而鯨憑錢神復入

雖皇上無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其
病在貪財者也以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懲也
夫何今日杖宮女矣明日杖宦官矣彼誠有罪置以法
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計其數竟使斃
于杖下此輩密通聖躬使其死不當罪恐激他變甚則
宿怨藏怒于直臣范雎姜應麟孫如法俾幽滯于林泉
拘禁于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氣者也夫君猶
表也表瑞則影正君猶源也源潔則流清皇上誠嗜
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皇上誠戀色矣何以正臣
下之淫蕩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皇

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纏繞于心
係累其身聖恙何時而可已。皇上春秋鼎盛之時經
年不朝過此以後之年當何如耶今春會試場輔臣出
論題曰聖賢所以盡其性是默指。皇上好貨好色但
其指引而不發恐。皇上亦未之悟也臣特撰四箴以
進之但臣之說逆耳之言格心之論對症之藥石也倘
蒙俞允出御便殿多接正人遠彼宮妾除此四累以靜
攝不踰半年而聖體必強壯康豫如其不然願碎臣之
首其當欺誑之罪設若諱疾忌醫不以臣為訕謗則必
以為沽名為出位訕謗非臣所敢也臣犯言而諫且不

計死沽名何為若為出位古者設謗之木于道路且
求言于士庶况有官乎求言而不可得專設諫官使不
得不言非諫官之外可槩箝天下之口而使不言也近
見科臣李春開所奏之事自有朝廷處分但分官守言
責為說是阻塞言路言路不開國家遇有大事人所不
敢言者科道將曰吾輩不言他人言之其有愧于言責
多矣若箝人使不言彼將曰吾輩不言天下莫敢言者
但舉刺人才條陳世務求無利害足矣若有禍于已而
有裨于君皆避而不言胥天下而以言為諱此說倡也
豈祖宗之法乎聖疾踰年若使有人言及病根。皇上

可望改省、聖恙可瘳、期臣可默、然臣見年餘言者未及病根、醫者未曾收功、臣世沐聖恩、縱冒出位之嫌、不容塞咽、結舌已也。孟軻氏論國君有取于法家、拂士、今觀鄒元標、正折檻、引裾之儔、批鱗補闕之拂士也。皇上置而不用、臣有以忖其心矣。蓋元標一仕、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明知其賢、忌而不用也。豈知直臣不便于皇上及左右、深有利于社稷宗廟者也。上既忌言、下必諱言、其望拜昌言之世遠矣。矧當今之時、何時也。劉汝國之寇、雖云暫平、南直隸、湖廣、江之東西、荒旱為極、嘯聚可慮、且遼夷犯邊、雲南、鄖陽、甘肅等處、軍士動

則鼓譟而難制、此有識者寒心而衣袵之戒、誠不可不豫若。皇上勵精圖政、引用正直、可以潛消不軌者之異志、苟如今日、宴溺荒淫、使豪傑解體、將禍生不測、况奏牘多留中不出、抑不知為酒色財氣迷而不發乎、或出納之際、有未明乎、倘遇軍國大事、憑何奉行、究其流弊、不止誤事、將使上下蒙蔽、國脉壅而不通、害可勝言哉。皇上之溺好四者、詎不曰握生殺刑賞之權、人咸畏之、而不敢言、居深邃密禁之地、人莫之知、而不之言、不知鼓鍾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可曰莫或覲也、而遂不檢乎、若權但可以傾保祿全

軀之士而懷忠肝義膽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卽鼎鑊
在前斧鑕在後亦所不顧也四勿之箴惟臣一得之忠
悃伏望采納置之御座庶可以瘳聖躬光聖德宗社幸
甚天下幸甚卽加臣以冒犯之罪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臣當視死如歸含笑遊九原矣敬將四箴開列于後
戒酒箴曰耽彼麴蘖昕夕不輟心志內懵威儀外缺神
禹疏狄夏治興隆晉武銜杯糟丘成風進藥不陛下醲
醑勿崇

戒色箴曰艷彼妖冶食息在側啓寵納侮爭妍悞國成
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暱姬歷年不久進藥陛下內

嬖勿厚

戒財箴曰競彼鏐鏐鎰銖不剩公膾稱贏私家塵甑武
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
賄勿侵

戒氣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盭公平虞
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慙孔彰進藥陛下舊
怨勿藏

明旨未信並封未宜疏

王如堅

臣讀易主器之文知震之為長子也與再索三索者不同讀禮齒胃之文知國之有元子也與衆子不同聖人守經心據禮明以詔天下示有統也若詔旨屢更而屢變聖心屢屬而屢疑渙汗出而復反國本搖而靡定恐非所以計萬世定長久之策也臣謹按十四年正月內奉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兒弱少候二三年舉行矣夫明長子之為元子也意有屬也臣又奉十八年正月內諭音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夫不言嫡子之有待也示無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內奉聖

旨冊立之事着改于二十一年行此則 陛下雖怒羣臣之激聒而未嘗一日忘冊立之心雖更已定之年分而未嘗遽爾寢冊立之事天下臣民喁喁企踵俟于年之未至遷就于時之可待自二十年正月以來 陛下恭默無言信 成命之有在也羣臣禁口不言安巽命之難回也近于本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接出 聖諭三皇子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 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書曰言惟作命不言臣下周攸稟令今臣下將稟前命耶稟後命耶曩者三年舉行已遲之二十年矣二十

年舉行又改于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首春告吉青陽載啓倏然改為併封是前日之明旨 陛下且不能自堅今日猶豫之旨羣臣將何所取信于王言耶且如立嫡之條祖訓為戒棄嫡者也今日有嫡可棄乎無嫡可棄乎少遲之語 陛下為待皇后者也意果真有所待乎抑非真有所待乎古之王者宮房無偏愛左右無私意故得胤嗣繁昌萃于中闈後世溺于枕席嬖于私愛天地之交不常泰而當夕當御者多誕生之祥雖有百男生于多母而天心所屬震器已默默有歸故立長之義古聖人以人心合天意也以主鬯法大易也自我

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立嫡者有幾而國本早定
惟皇元子是屬或一二歲而立或五六歲而立未嘗
遲回于歲月而遷延以待嫡也且如聖母誕育聖躬自
是元良攸屬元命攸歸陛下英冲受冊時正六齡未
聞有待嫡之舉亦未聞有並封之議也今皇長子且
十二齡矣天性岐嶷陛下許之儼然元良之度矣茂
膺鴻典前星輝耀正其時也且臣聞皇后撫育皇
長子愛猶已出與仁聖皇太后保和聖躬如出一轍
上無睥睨之意下無妬寵之私惟是社稷大計關心動
念意者元子早定一日卽早慰一日之心一日而不定

卽一日之心未定也書曰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陛下睿謀英斷萬萬無啓寵耻過之事但宮闈之內枕
席之間近習之輩承意伺旨之徒稍見形而生疑安知
不以他意窺陛下今陛下援祖訓為據人咸謂假
祖訓以箝天下之口陛下體中宮為心人咸謂假中
宮以息天下之疑執狐疑而來讒賊持不斷而開群枉
此幾微之際不可不慎也天子之子與衆庶不同幼而
暱膝下者所以篤恩愛長而別名號者所以辨嫌疑其
間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元子與衆
子迥然不同藉以并封而並號得無並大偪長之嫌乎

陵生于偏偏生于漸慎始惟終陛下得無深念之乎
如陛下以渙命新重不可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
尚可易移于一旦而今日初渙之綸音獨不可收而信
前盟乎天下忻然見陛下之無我喜日月之常明而
無晦蝕體大易長男之義法祖宗立長之事陛下
之大德也念宮中一體之仁承聖母元孫之愛陛下
之大孝也管剪相有戲史佚成之况明旨而可戲乎
舉棋不定奕者勝之况置君而弗定乎臣願陛下以
天下為公以大德大孝為心俯從輿論無易前旨早定
大策冊立皇長子正名東宮皇三子皇五子分封大
藩長幼有序儲藩有體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實天
地神人之福宗社無疆之慶臣草茅不知忌諱伏惟
陛下少垂聽焉

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疏

曹學程

通者封事大壞發言盈庭走宗城縛惟敬戮從臣遼陽
偵報不虛冊使揭帖踵至矣頃奉 聖旨允戴士衡周

孔教疏着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後悔是

皇上已洞見封事之非而決之衆論也又奉 聖旨選

風力科臣一員與楊方亨冊封事 皇上又疑惑于楊

方亨之揭謂封事可成也詎知石星方亨同條共費轉

相附和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異域宗城出亡惟敬就

縛倭奴何德方亨獨晏然無事哉方亨且死生未卜乃

請添冊使禁治流言卽三尺之童亦知其詐非本兵矯

悞以欺。陛下必狡倭設計以陷中朝臣望。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本兵謂遼東撫按之報見謂流言。今冊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乎。倭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云可成。賊臣悞國一至于此。吾誰欺欺天乎。今據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為封。雖不顯言。大都有據。倭夷狡詐異常。貪饕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分割尚義。割地不已。必捲席朝鮮。渡鴨綠而薊遼危矣。倭情吐露不待今日。自宋應昌經略之始。李如松入援之時。沈惟敬使

倭之日。已與軟盟。卽不盡許。了事業。已經諾二三。顧養嫌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沈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于惟敬就擒之日。已覺發于朱龍光未死之先矣。不然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于一封而難于七事。不便可知也。夫堂堂天朝。反為倭制。皇皇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則愈彌縫。愈昭露則愈箝制。此忠義之士。日夕附心。飲血相顧。罷封事。決戰守。斷奸臣首以謝天下。迺悞國賊臣。內外深結。始終執拘。甘心媚倭。陛下獨不鑒南宋之事乎。秦檜史彌遠力主和議。終移宋祚。前車已覆。可為寒心。封事之非舉朝以

為不可宗城已悞豈容再悞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封是乃賊臣籠絡深計成則功歸于已不成妾咎科臣是以科臣寧伏鼎鑊不敢奉詔夫人臣既委質為臣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不避何敢避難為不忠哉顧他日事成猶可結局了事萬一不濟甚至執以為質封外要求即科臣伏蘇武之節效真卿之義必不為宗城抱頭鼠竄以貽國羞大損國威喪氣狡夷貽臭萬年臣竊悲之為今日計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也若云可成則齎冊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視君命如兒戲等冊使為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事成功有所歸不成則亦

難諉天語煌煌著如皎日今日封事成耶敗耶言官持議驗耶否耶陛下以平章軍國托元輔以叅贊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私奈何偏執星狼狼自用臯碌碌依阿星曰闕白可封臯亦曰闕白可封星曰再遣科臣臯亦曰再遣科臣今日封倭之使即昔日排己之人彥博之薦唐介當不若是昔魏學曾赤心任事奇功未見陛下嚴譴學曾而寧夏卒奏蕩平今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矣大臣去留冊使行止社稷安危係此一舉願陛下熟察斧斷天下幸甚

糾劾貪污御史以嚴考察疏

高攀龍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荷 皇上之申飭不為不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規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媿阿隱默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為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為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為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察奉 聖旨謝文錦著回道

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廷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為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藩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

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 皇上速賜勅下
吏部議復施行

直陳時政以斬聖鑒疏

遂中立

頃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千聖怒嚴旨切責降處
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為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也誼
不能默默無言臣惟 陛下念閣務煩劇簡任輔臣不
即斷自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旁搜
列名上請公論采之盈庭可否決于聖斷不敢專也不
敢私也且盛福者朝庭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
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
清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
罪戾而况郎中顧憲成研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 陛

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以謫去士紳相顧咨嗟，謂憲成以直道被斥，而陛下有不容直臣之名，將何以權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銓臣者又用舍人之人，邇者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鑰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空之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而憲成又繼之，人才凋謝，可為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為容容，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棧、謝廷寀、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部臣，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斥罰幾于無章，公議壅闕，煩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此。故願陛下之深慮之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必諧于僉議，特簡或繇于私援，故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必曰選于眾，今輔臣趙志臯等不稽典故，不

惟遠圖妄為牽引熒激 聖怒即捐救數語譬之強笑
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竭
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空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
所幸公道昭白仕路清夷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
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人事至此可為長歎臣職
司獻納冒昧塵瀆非為銓司惜一郎官也為國家惜人
才也為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
為國體人才惜也

科臣無端遮飾淆亂國是疏

陳嘉訓

頃接邸報見考察留用科臣錢亭臯年例外轉科臣鍾
兆斗相繼有疏其假托遮掩中傷報復中外所共知即
二臣倘有夜氣豈不自愧而乃無端蔓引互為欺罔何
哉臣請畧述始末而 皇上試垂聽焉夫六年京察年
例外推此祖宗定制天下之公道所繇係也銓部酌量
自有定評往年夢臯曾以外推曉曉自辨士論至今鄙
之及今奉考察先五日部院科道採訪已定夢臯預知
不免乃乘御史林秉漢疏至撫拾楚事與京察疏併上
以存展辨之實夫楚藩之事 皇上排廷議而獨出神

斷天下誰不服之。然而楚事自為楚事，京察自為京察，兩者原不相蒙也。今亂宗之法且行矣，楚事無可言矣。夢臯猶借為端以動。皇上之聽，試閱其疏，娓娓數千言，支離附會，全無的據。且其再疏曰：南都之論臣者，必接踵而至，此其意必欲臣等寂無一言，任其橫肆。然後為快乎？夢臯既已假楚事攻都御史溫純，以強自遮飾。又謂純逐鍾兆斗以激發兆斗，而相與朋比為奸。兆斗不念外出，參藩體非有損，舊典公論，當自靜聽。乃踵夢臯之故智，語語惟攻溫純，而肆醜詆，謂其暗操吏部之權，謂其直呼兆斗之名，謂其堅持外轉之議。是兆斗明

以私怨攻純，不待人言而自言之矣。信如兆斗將來銓臣束手，不敢推一年例，憲臣嚙齒，不敢指一官邪，紀綱倒置，小人無忌，而祖宗二百年之令典，不幾于廢墜殆盡耶？臣謂二臣者，均當亟行罷斥，毋使淆亂清朝者也。抑臣猶有說焉。書曰：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有覺德行，四國其順之。元輔沈一貫，平章天下，宜持大體，務公平，率由舊章，且考察鉅典，歷朝守之用之，勵世磨鈍，今科道數人，一旦留用。聖主以為特恩，天下人心共相駭異。方望元輔以力爭及考察命下一貫，不以為規，而以為頌。天下疑之。乃夢臯兆斗巧辨橫詆，又若陰有所恃而

無所畏忌者即元輔心不直二臣靡有私勞之可念也
天下其誰信之臣又以為皇上不亟斥之則輔臣之
心不白也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都御史溫純
守正不阿人所素知然據其自疏亦曰管南北中外考
察已五次任勞任怨嫌隙既多今夢臯北斗又紛紛力
攻其去不遺餘力揆之大臣進退之義不去何待臣又
以為皇上不聽純之引退則大臣去就之節不明也

書院當建臣罪當斥疏

馮從吾

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
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嘗
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
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
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
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
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
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

今為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
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旋復舉行
人人稱快

欺也

倘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
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皇上一日御朝問諸
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初
建書院于此豈為名豈為利豈為官豈為一身晏遊之
地豈為子孫守世之業原為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
為天子之都為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
代文明之盛况今夷虜交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
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
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
心冒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
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喜然以二百五十
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駭無怪乎童蒙之
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
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
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皇
臣無
他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
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司官日事旁囂久廢職業疏

王紀

臣聞人臣委質事主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恣意曠官必有靖共之臣即效顰搏擊終不足以蓋本來面目矣考之往筭開曹建言亦自不乏未有以建言而捐棄本等職業全不照管者也有之自徐大化始按大化掛名仕籍四十年屢起屢蹶部臣陸卿榮破例復除刑部寒灰再然雄心不已初叅熊廷弼一疏辨難攻擊令人無逃避處不謂連篇累牘枝節橫生而傷及善類也周朝瑞批徑尺之鱗天下目為朝陽鳳惠世揚射高墉之雉天下目為殿上虎即語言文字之間稍有過

激譬之森森千丈松。自是棟樑大材。清廟明堂中。必不可少。大化乃詆之為賊。為魔。為奸。細且不難以指鹿為馬。加之毋乃太謬乎。大化誠抱孤憤。欲為天下擊賊。今有人于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臺瓜辭已賦。同文館獄將興。此今之蔡京也。大化何不明日張膽。出袖中之彈文。以擊此賊。直與勁骨浩氣之朝。瑞世揚輩。日尋干戈不已也。兩人已觸世網。長安自有公論。臣不必深言。唯是大化曠官溺職。日甚一日。臣有不能為大化解者。大化去年八月。被南臺王允成叅論。杜門告病。屈指已歷九月。部院不題覆。彼亦不再告人。臣進退之節。顧當如是耶。亦且不知朝廷法度。為何物矣。臣叨掌邦禁。目擊司屬曠官竊祿。有違典制。敢不據事直糾。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即刻照例酌議具奏。望 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以為大臣不能正己率屬者戒矣。

祧廟在邇敬陳末議疏

洪文衡

職等私自忖度去歲神廟升祔則祧英宗矣今茲光宗升祔挨次而祧則憲宗也如以挨次而已何必會議云云也或者從前典制大有不安于心俟今日而更定故須議也至初一日職等從諸臣後與會議之未傳知照舊議祧憲宗諸臣唯唯而退職等何敢異同其間第職等退而深思今日所議祧憲廟者則睿宗之父世宗之祖至皇上之親睿宗則為高祖之父亦既五世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憲廟議祧或者睿宗尊親之念亦有不妥者則臣子所宜體也祖父一體原無軒輕憲廟議

祧或者世宗尊祖之念亦自有不安者此則臣子所宜體也君子之澤不踰五世。皇上之于睿宗所宜酌循禮而不可使太過者此則禮義之中王臣子所宜酌定以成。皇上之美也。蓋昔者睿宗之入太廟寔出世宗一時崇奉之至情也。揆諸典禮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得入也。且睿宗列在藩封常為武宗臣矣。一旦加于武宗之上。于禮既不合。于情亦未安。第世宗孝思純篤。臣子過于將順。遂因仍至今。而考之前代如漢唐宋繼統之君原無此議也。職等職司典禮不識忌諱竊謂今日所當祧者似以睿宗為宜。况睿宗自有特廟玉芝宮朝夕上膳禮極尊崇儼然百世不遷之宗。于睿宗在天之靈亦甚慊矣。總之當日世廟所創起者私情也。今日臣子所酌議者公禮也。情隆于一時。禮重于萬世。議禮諸臣必有以處此矣。伏乞皇上勅下禮部詳議妥確。毅然改正書之史冊。亦為美談。臣等曷勝悚息待命之至。

邪正消長關係甚大疏

郝敬

臣惟世之治也小人衰而君子盛世之亂也直諫踈而
讒譎親盛衰之機親踈之分惟在人主之一念直臣一
言人主欣然信之則衆小人得志而治日興佞臣一言
人主欣然信之則衆小人得志而亂日作此自然之理
一定之勢也臣觀近日 陛下處中宮陳增一事竊恐
自今以後宦豎之虐焰障天而忠臣之正氣掃地外庭
之讜論絕響而讒夫之利口高張天下事莫知所終矣
夫吳宗堯一縣令耳 陛下斥逐之不過斥逐一縣令
耳臣何多言况宗堯生平為君子為小人臣未深知何

敢執言但念邪正有大分用舍有大名天之立君為民也非為利也君之設官亦為民也非為利也知縣吳宗堯有罪雖萬萬當死所言雖萬萬不實總之為民耳內宮陳增所奏雖語語皆寔事事皆當然總之為利耳為民者即非真君子而言有足採猶當宥之為利者即非真小人而言及聚斂猶當遠之今奈何倒置也據宗堯所言陳增貪殘之狀歷歷可指 陛下一切不問及增朦朧數語 陛下聽之如膏火增曰阻撓 陛下亦曰阻撓增曰虧課 陛下亦曰虧課為民者訶斥而為利者親信 陛下將何以塞天下吏民之口而服其心乎

故夫一官可罷也以殖利之故而罷牧民之官則其名不美一寺人可容也以剝民之罪而容此兇殘之寺人則其法不平然猶曰外吏與欽使爭罷外吏以重欽使也猶曰無言責而出位言事故罷僭言以徹庶官也迺祖宗設臺諫之謂何前者科臣包見捷等文章三四上陛下不為之動近者撫臣尹應元露章二十款 陛下赫然震怒是祖宗二百年來所託以養民之有司今一旦不如寺人之可託矣則天下之為有司者灰心矣是祖宗二百年來所任以摘發奸邪之臺諫今一旦不如寺人之可任矣則朝廷之為臺諫者結舌矣 陛下以

為此等機括治耶亂耶。陛下試稽之載籍驗之往事。從古曾有聖明之世。閹寺干預朝政。絡繹于中外者乎。曾有閹宦用事。而天下不紛擾者乎。曾有寺人與朝士大夫相構。而無禍患者乎。曾有國家財賦不托之臣。隣托之閹宦。而可幸無弊者乎。曾有學士大夫不能忠君愛國。而無恥寺人反能忠愛者乎。曾有學士大夫之言不足信。而左右近習之言足聽信者乎。今陛下所重在彼。所輕在此。讒者見信。忠者見疑。阿附成風。防口稔禍。將來隱憂有不可勝言者。伏惟陛下平心觀理。虛中察情。審安危倚伏之機。酌邪正低昂之分。吳宗堯誠有罪願且優容之。以作強直之氣。陳增即有功願稍懲創之。以遏貪縱之風。如謂兩情曖昧。併行查勘可也。如謂兩罪相當。同賜罷免可也。如此庶人心少平。國紀不致倒施。臣職掌攸關。不勝冒死激切之至。

遵奉聖諭疏

韓 爌

臣等仰遵 諭旨先將發下祠頌等本逐一查看詳續據部院二臣開進各官姓名事蹟互相參對謹以 聖諭分款奉為提衡併陰行贊導在祠頌諸款外者分款書名酌量擬議再同喬允升據依律例各附本款具本上請候旨間本月二十六日蒙 皇上召對平臺發下臣等原本併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五人又 欽定謀太逆凌遲首犯首逆同謀黨孽斬犯逆孽軍犯頌美為民四款仍奉 面諭在外各官輕者至為民止其原不列名者不妨酌定臣等遵照前奉 聖諭及 欽定續款

通將在外紅本及部院開來各官併昨南計附逆奉
旨候議各官各照情罪重輕俱依交結近侍律併引名
例加減罪例減等分款勳武內臣逐款附後茲當具
奏臣等切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
用彰有罪 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
官員於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
已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馬小忠小信祇
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于國政內則妖姆客氏闖規
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羽翼
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徼無等之三封
游議偪尊之九錫亟開藩邸迫遠宗城建生祠以卜人
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辟已服上
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 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
者也賴宗社有靈 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合章屬
元兇已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聯躋跼人類
豺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隨蠲魁柄或首發大難禍始
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 母后倡和逆
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
以愆憑中傳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墨縑朝禮忍比罪
魁緹騎銀鑪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

奸供嘖笑而效爪牙。總是酌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
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都。未已也。
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
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
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
鱗甲。構青蠅具錦之讒。意慘鎔錙。釀白馬清流之禍。即
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
鬼域之毒。而耍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
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銓亦異。或已
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摧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
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
誅。不貸四兇。畢竄國憲。用申惟是大憝。既罹不赦之條。
而小羣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
或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
全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劑調。而又或生平材具自優。敷
歷猷勞蚤著。聖諭所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
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咸與
昭灑。免臚姓名。固明罰勅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
政也。臣等祇奉諭辭。共矢公慎。就事論事。參畫一之
刑書。以人治人。消本來之面目。中涓衿弁。畢麗於科商。

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鬱。三章既納。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葛藤永斷。閉奸謀而安反側。明刑政而襄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施。殿工邊工。尚需嚴核。最可恨者。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徼橫拜之恩。其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寧錦叙捷。鹵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叙勞秩廕。悉宜聽部。削除尚寬。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所有前項欵分名姓及應得罪名。開具於後。統惟鑒奪。勅下遵行。

遵奉聖諭疏

錢龍錫

臣等欽承 皇上屢諭。參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將祠頌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戍。以至削籍。為民開列欵項。具疏奏聞。及 聖諭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如封疆遼黔。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弗議。處外若稱頌。內稍次前欵。諸臣或居位鮮雄偉之畧。而指縱亦無奸謀。或濫筭備疇。采之員而線索。初非自主。或徑本詖邪。播璫惡非。為戎首。或階因驟躡。稽職掌。尚未全隳。以逮專閫。建牙品原。庸碌散僚。冗吏識昧。挺持者。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非聖明畫一。

彰法之意欲概擬削籍又慮罪輕而罰重乖治朝酌量
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閑住
另請上裁如蒙 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
為即寬政尚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稿
項亦荷恩波其於振惕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益
矣至內中軍民商匠數本臣等初擬行撫按查究既覆
思之此輩么麼末品見縉紳尚且風靡彼效尤何復深
怪又聞上本時多棍捏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
非若必行查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真正倡謀罔利此
地方官執而治之可無重煩宸斷為也再照此舉臣等
凜奉聖謨臚分二案考據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秉
心不敢不虛持義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聞收拾略盡
即更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惡大憝得竄逃于指視
之外 聖諭縱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與覆
載同量從此靜戢玄黃各修職業養世道平康之福慰
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

至下朝端聚訟國是未明疏

曹于汴

臣惟平天下者平其政而已平其政者平其心而已小
臣不平則大臣懸衡鑑以平之大臣而不能平則聖
主奮乾剛以平之不則紛紜競鬪妨政事壞風俗何可
長也頃者吏部郎中趙邦清連被糾彈叩閣疊辨叅及
同部郎中鄧光祚侯執躬亦俱再辨到今迄無定議銓
曹在在杜門臣職在察吏義難緘默謹採公論矢天日
陳請 皇上之前夫邦清好剛使氣褊衷易發察察為
明操切而刻此其所短挺身任事嫌怨不辭杜絕餽遺
皎皎自負此其所長取其長而併覆其短則百人而百

不服彼原有意氣之偏誰能護之憎其短而併棄其長則邦清之腹可剖其心必不可服彼原是風力之硬誰能抑之今欲原其風力則節取無不可欲裁其意氣雖懲創亦何妨一言而決耳該部院處分不蚤評隲不確以致言者愈多辨者愈激擄及同署侵及堂官則邦清過矣然該部初覆邦清之疏則曰壁立萬仞繼因邦清之評則曰賊私人命太多一人之身忽夷忽蹶抑又過矣夫人情如沸以偏私定之是益火也以公評定之是投水也彼不能自平而又以不平平之豈不增之譁哉至于邦清叅光祚執躬若不啻檣杪而光祚執躬自道

則無異曾史並堦而立如隔山川對面而談不殊燕越臣又不勝竊嘆蓋人各有長視人則不輕許而自視則一寸千尋人各有短自視則了不覺而視人則撮土如阜人情大抵然耳然以署中之人揭署中之隱當吏治敝墜之時有互相發覺之奏若謂盡屬烏有誰其信之為國家清此治本光祚等何可無處但其事起于自辨之舉成于黨害之疑終是波及之人亦無深坐之理為國家慎此釁端光祚等或當量擬耳抑臣因是猶有深慮焉方今天下一家比肩事主所當戮力同心不宜分別歧路乃邦清被論則以為有所黨害及邦清申辨人

亦謂有所相比觀諸疏辭可以概見臣之私心竊謂何必爾哉何方無君子何方無小人何縉紳之庭無賓客要在就人論人就事論事胡必展轉搜尋自分町畦今則因形及影終恐弄假成真臣懼相激而相附互角而互抗迭軋而迭排局面偏而成心勝朋情重而主恩輕公事緩而私隙急或斥為小人之黨而槩絕之且非棄瑕用瑜平情應物各盡其才之大度或不察其非小人之黨而概絕之將使良臣重足善類解體漢之黨獄可興唐之清流蒙毒而國家之元氣耗矣豈不痛哉

綱常大分宜明弒逆顯刑難掩疏

孫慎行

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聞世事值 皇祖 皇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紛謂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刑迹可駭可疑觀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併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揀點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然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合律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

子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
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
舍吾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寔薦
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反可忍乎又豈
以已實忠愛不知為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
明而從哲之愛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賓天曾
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為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
欲辭弒之名益難免弒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
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丸藥兩丸須
臾上崩恐百口無以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

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
寵幸數十年皇考英明絕未嘗有楚歌楚舞歎歎態即
數日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徼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
因觀禮部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
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隨上章請免幾
何不誤立皇后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
常大變若漫無主持一任可行可止事成則已操其重
何所不為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
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謚稱恭

皇帝事議謚旨雖下部然擬進者閣臣部不能主也夫
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
謚為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為隋恭帝周主降
宋其亡也宋謚為周恭帝以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
平緬平寧夏平倭平播功烈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
下比降王逋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
忍傳稱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學無
術至此謬鑿寔乃咀呪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為
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欲垂簾聽政
事夫選侍在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
進忠公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為遜進忠隔歲
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
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
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 高皇杜稷
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
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
欲急退科臣擋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
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忍
冲主之捥抗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
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

宜極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
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猛嘗試夫進藥猶可目為忠愛
而三事尚可目為忠愛乎此又臣于從哲終始反覆深
維不能為解者也臣在禮言禮每舉一事其罪惡逆天
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罔上行私在兵言兵督
戰賣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于犯天下之大名義
釀成社稷之大禍患者章不啻公車滿臣亦不能悉數
也即在禮言禮亦就鼎革間一時事若其他罪惡逆天
萬無一可生者臣亦不敢深數也大都從哲挾私任術
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

智有謀不以之扞外侮而以之戕國脉春秋無將漢法
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亮 皇上素
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臣知 皇
上英明洞照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
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狙張多機傾嚇中外 皇上雖
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劔
攀裾之義不無憑城倚社之虞今亮陰將終大禮畢就
宮闈寧謐羣賢布列溥天喁喁無不望 皇上急討國
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
決疽去蠹時矣臣為是抱恨已久夙宵不寧一承恩召

便欲叩叫帝闈發憤畢誠祇緣兩足廢裂跬步難前有
懷至今臣覩 皇上大考閔仁追踪堯舜貴妃選侍優
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貫而不問
何以雪不共之仇慰皇祖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
罰銷奸臣逆賊于異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
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
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
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四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并將
李可灼嚴加拷問寘之極刑如臣一言無當即重治甘
心焉臣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

去國情深疏

劉一燝

臣以疎逖之踪迂拙之性荷蒙 先帝念講幄之微勞
採廷臣之推擇拔置揆司仰參燮理中所游歷者正
聖明紹述之會又封疆危亂之秋臣之材識不逮中人
竭蹶供事僅逾一載淪棄之土宇未恢鞏固之河山多
缺議論有如沸羹事勢同於累卵每一念及真無以見
先帝於地下此臣之所大懼者也惟是款款朴誠每以
人臣毀譽此身禍福舉而付之席外赤心矢日血淚回
天仁賢正當凋謝臣力用其挽推言官偶觸威嚴臣默
施其申救雖未盡大臣獻可替否之忠亦自附古人引

愆歸美之意即連章攻擊百端詬詈不難明白一言然
心知其驅逐有因又竊諒其見明未確姑以權詞應之
臣今行矣思 皇上受天地之眷丁艱難險阻之時百
凡慎起居節遊宴夙興夜寐修政勤民至於臨御之暇
又當延見儒臣留心經史表睿資而彰神度繫臣一念
耿耿之忠想在事諸臣與臣有同心也獨有關兩朝之
大故係萬世之公事者痛思鼎湖上賓事起倉卒爾時
光景獨 皇上知之今見在廷臣猶有英國公張惟貴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可覈而問事定之後衆口悠悠遂
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

論訛去矣乃禁闈秘密臣有所不盡知不敢言但願
皇上清夜靜思低迴往事當 先帝在龍潛之日與
皇上居鶴禁之中翼戴者誰人調攝者誰力至扶掖乘
輿力阻要挾當日見以為功非今之構以為罪者乎功
之者共許其保護之心罪之者亦議其好名不學之過
乃乘其慙愚取戾解雨不施致 皇上鮮赦帷之恩後
人抱前車之鑒良可惜耳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
輔國魚朝恩法戒照然著在史冊臣願後人湔心澄志
共扶聖明毋以身在日月之際而徒為五宗光寵已也
至於外廷臣子戴天履地自當以君父為急乃發東朝

持挺之奸者目之為弔詭消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之以
交關此其意欲何為尤臣之所未解也臣去國之人何
必深言及此第所係一身進退者小而係宗社安危者
大若徒以茹荼吞炭之苦心付之長歎於臣歸隱之計
得矣如國是何至夫恨臣攻臣者毒蝕未已又欲借舊
經臣為臣一難端不知廣寧之失戰守自有公評情罪
何難剖斷必使蜚語不聞羅織成獄為逮撫解嘲為閱
科報怨竊恐莫須有之事不宜再見於今日故并略為
昭析仰祈炤鑒乞留此一段不磨之緒論宣付史臣俟
之數十年之後即言出禍隨無所恨已灑涕陳詞寸心
實折至於惓惓未盡之愚未報之德惟有圖銜結於三
生望太平於萬載耳臣愚不勝瞻戀之至

時事急不可緩圖等疏

林秉漢

若楚藩之事則有難懸斷者焉何者彼逆宗至劫皇極
戕殺撫臣出示悖慢大掠城中是為亂之倡而不赦之
辟也陛下赫然震怒立命剷除天威所臨罪人自應
就縛大義既伸國法亦正矣乃假王一語殊駭聽聞此
何等事流言傳播實煩有口諸宗非盡人人與楚王為
仇也毋亦形跡涉于疑似傳聞因于影響而遂執之以
為詞耳以宗國之重藩王之親事既微曖言有諱忌臣
子顧慮孰敢盡言陛下直裁之以理曰三十年王尚
可說假則何王不可說假宸斷至公至明誠非臣下能

贊一詞然而諸宗之心猶不盡服者何也蓋世有非常之事未可以常理測而意見決也戰國時楚考列王無子李園進妹于春申君既有身而入王宮遂生子男卒立為王此楚之往事也韓府漢陰王疾病無後令二宮人若有姓者妃父郭恂取他人男抱納宮中既長受封為姻家所發我憲宗皇帝下諸司詳勘得實正典刑是我祖宗朝之近事也夫李園之詐終始莫敢言其非韓府之封年久而後覺其偽故事未可以常理測也先楚以假倖成遂滅楚祀漢陰以假伏法何傷國體若以人言為非概不行勘則漢陰受封亦有年矣又孰知其儼

然而王者為他人子哉故事未可以意見決也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為假而廷議概以為真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為真而諸宗爭以為假則楚王之權不尊楚王既不能禁制諸宗故郢陵爭奮相構之形成而逆亂之釁起全楚且不安矣亂形既著天討必加重者被誅戮輕者收園土罪累衆多誰非支胤而祖宗之心豈願宗室中有此哉且惡言必溢多言亂聽令不詳辨其真假千載而下孰能明之使宗藩有不明之緒而盈廷有未決之疑亦非所以昭示來世也臣愚以如成化舊事下撫按或遣廷臣覆勘便夫假王出自誰

氏語自何人衆論有無異同情跡有何確據王宮雖秘密而胎孕產育之時左右必有耳目而目之者事雖三十餘年而當時在旁諸人必猶有存者此固可以推勘而得也勘之而假則盜國必誅有成化年間明例在矣勘之而真然後治諸宗以誣罔之罪彼復何辭後重楚藩以鈐束之權則真王教令必行于諸宗而楚王安諸宗必俛首揖志以奉約束無復敢譁囂而為亂者而宗室安而後此楚民無劫殺之害國家無誅討之舉諸宗亦免刑戮之禍則全楚安而祖宗在天之靈亦安矣且以是垂之史冊傳諸後世豈不亦光明正大哉是一勘而可以明宗緒申國法奠楚服信來世且楚王非假何憚于勘亦所以為楚王也故臣以為遣廷臣往勘逆宗劫殺倡亂之罪并真偽情形悉勘明確以服其心是事之不可以已者也

谓若禱先生者仍即燕仲謀



